



一生风月长相忆

陈志刚/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眨眼间，父亲去世将近五年，往事历历，终是不忘。他一生忠厚，为人和善，很少与人面红耳赤。我家原在温岭太平城郊的一个小村庄，父亲原先是个农民，做过石匠、当过矿工、做过交帽员，终以一个贩卖水果的个体户立业，滚滚红尘，历尽人间悲苦，大梦一场，转身而去。劳碌一生，护我成长，留我不尽怀念。

在我少时的记忆里，父亲就和同村伙伴一起早出晚归干活，走路到十里开外的东焦湾、湖南村打石头，俗称“打硝”。每天傍晚回来，就烧起家门口的小土灶，拉起吭哧吭哧响的风箱，淬火、打铁。到我去隔壁的后应村上小学时，我便也跟着黑灯瞎火起来，母亲则早早做好饭。吃完饭，父亲扛着一捆铁鳌子，我背着小书包，一起走在大路上。到学校时，天还黑乎乎的，教室的门也关着，楼上有位住校的女老师，听见我的喊声，她就会起来

给我开门，我到校后也就一个人在教室里擦黑板、读读书。其实，那时我的胆子特别小，和父亲一起，牵着他的大手，我才能心安。

我上四年级时，父母就去五六里外的街上摆水果摊，开启了近二十年的摊贩生涯。这二十年来，我从上学一直到上班，很少过问这小小摊事，除了偶尔送送饭。一则根本没有兴趣，二则怕见生人，更怕见熟人。只是我当时也从不曾想到，一惯老实巴交、讷讷无言的父亲，对于做生意，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怕是心里也极为抵触的吧？只是为了生计，为了一家五口人吃饭，他也便什么都不顾了。

有天晚上收摊，我想让父亲稍歇些，就自告奋勇拉起满满一车货快步前进，父亲远远落在后头。谁知大晚上没注意距离，一个劲地只管向前，蹭倒了一排停在小饭店边上的自行车，也来不及停下。只看见父亲在后边一辆辆扶起来，向人家一个个道歉。

由于以前打硝干活时受浸水

之故，父亲得了慢性风湿关节炎，偶尔雨天时发作，疼痛难当，更要命的是还得了矽肺病。这么多年，也不知他是怎么一步步拉车回来的。年轻时没显现，近五十岁时，他就一直咳嗽，起初是痰，后来是血。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是职业病，石粉早已浸入肺泡，已形成纤维化，肺硬如石。慢慢地，父亲就干不了重活，连走路都气急，楼梯都走不上。村里边有十几个和他一起打硝的，大多不到中年就离世了。

父亲待人从来都是和颜悦色，极少发脾气，不辩解，更不会去责问别人。我刚高中毕业那年，一个人去了外地砖窑当会计，第一次是父亲陪我去。坐了十四个小时的大客车到无锡后，再转车去江阴一个小镇。车上，我带了本《读者》被隔壁乘客借去，却一边在啃杨梅，滴了一页的杨梅汁，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就请我一起吃杨梅，后座的父亲一脸警惕。到了那边后，父亲为我置办好简单的家具物件，安置好砖块垒成的床，和同乡老板交代几句，次日便离开了。临走时，想到孤身一人，我泫然欲泣。

过了两三个月，已是盛夏，父亲过来我看我，得知我在牛毛毡的砖房里挥汗如雨，没有电风扇，很是心疼。听说三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不好意思说，他立马去找老板质问：这么热的天，连个电风扇都不配，工资都不发！如果再不发，我找当地劳动局去，把人也一起带回家！斩钉截铁的几句话，唬得老板连忙道歉，赶紧叫出纳过来，把所有人的工钱都发了。父亲还有这样一面，我倒是小瞧了，一年后，我也回到老家另找工作。

2009年，我调到隔壁县城工作。一日，父亲打电话过来，让我下班了马上回家一趟，也不说什么事，语气却十分严肃，把我当医生的妻子也叫了过来。一问

才知道，今天母亲感觉胸疼，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感觉不妙，叫她抓紧去杭州看看，于是我们回家连饭都没吃，就带上父母一路疾驰杭城。临近年关，单位事忙，又连夜开车四五个小时赶了回来。父亲身子已弱，受不了颠簸，吐了一路。后来，母亲动手术、化疗、复查，他都一直默默陪着。

大概十年前，他的身体就越差，一遇天冷就感冒，气愈急，我给他买了吸氧机，还稍有些用处，有时晚上实在不能睡，只能坐着吸。一次，他自己竟偷偷跟同村人跑去杭州看病，同村人的症状较轻，抓了几服药回来了，而他却不能回，医生让他马上住院。我正在单位上班，忽然接到杭州医院打来的电话：你们怎么让他一个人过来看病？你父亲的病已很危险了，是一型呼衰，随时可能去世的！家属快点过来吧！我听了一惊，急忙和母亲买了车票赶去。看到他躺在床上日渐消瘦、灌着氧气的模样，身为人子，真的感到无地自容！幸好，省城的医生医术高明些，父亲当时住了一周左右，也便出院如常了。

只是，这病已实在经不起岁月的折腾，父亲的身体如水中的第一条破漏船，稍起一点浪花都能把它倾覆。在2019年端午，父亲自己去理了发、洗了澡，和家人一起吃了饭。晚上，竟然一口气提不上来，送去医院时已是回天乏术，不告而别，终年68岁。

送葬的时候，一路抱着他的骨灰盒，想起他劳苦一生，到应享晚年的时候却撒手而去；想起他常以为我荣，我却没能活出更好的样子，没能带给他更多快乐和幸福，不觉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我在他的墓碑上刻下八个字：温润而泽，厚德流光。

以此来纪念我的父亲。愿他在那边安好，一生风月长留我心。

春寒

戴志伟

这儿的春天总下着小雨
像纺纱的线般绵绵的
绵绵地覆盖下去
一层一层地铺进池塘
在清风的注视下
夜晚被推到了岸上
孤零零地凝视
我撑着夜站在路边
寒意像条灵活的蛇
钻进我的袖口
这道春寒
牢牢扒到我裤腿上的泥水
坚固地浸在上面
活脱脱浸出了冬天的滋味
浸得天地间哀怨的人哭个不停
我撑着伞
一步一步走向有暖灯的地方
踩一脚春寒
我想
总要踏出个真正的春天来吧

早餐

陈连清

忽然想起写一下早餐
早餐是日子的小队长
它让日子一个个排列成历史的长河
日子的尸体就消失在早餐的形状和温度里

每天清晨，我用红枣、小米、燕麦等煮沸七八点钟的太阳
还要去永安亭的面包店一逛
店里蒸笼一开，一池冰清玉洁的白莲花绽开
冒着缕缕仙气，冲出路边去牵手温暖的阳光

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是吃食堂
一锅粥，一碟腌菜，几根辣条
还有几个白馒头，组成早餐的交响
一次，8岁的儿子去姨妈家做客
姨妈给他买肉包，一餐就吃了8个
他说，我爸从来不买肉包

读高中那会儿，饭格蒸干饭
对付劳动和学习度的超强
菜是咸菜和蚕豆芽
半买半福利，一分一碗
一元钱的菜票要吃一个月
我用手在兜里拼命掐住日子的喉咙

剪发

李轶贤

昨天

我又去见我的发型师了

她问我
剪什么发型
我答
老样子

嚓嚓 嗒嗒
我的头发像枯叶一样
盘旋着依依不舍地掉落
留在枝头的
恰是那新生的碧油油的嫩叶

我总喜欢剪个青春的发型
纪念我已逝的青春

趁取春光入画来

于春林/文

铺上一张宣纸，提起一支饱蘸情愫的画笔，我将春天的风景描摹，嗅着花香，温暖充满心中，春分是我点染画卷的主角。那画卷铺展开来：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大文豪欧阳修的诗文便是浓墨重彩的。

画轴徐徐展开，无论在我国的南方还是北方，春分时节，一派春意融融，是万物更新的大好时光。流淌的时光里，季节的年轮循环往复，大自然仿佛一位沧桑智者，慢声细语，有理有据地向我们讲述春分的过往。

于是，我知晓：春分是二十四节气里春季的第四个节气。它正好平分了春季，这是春分中“分”的第一层含义；春分的另一层含义是昼夜平分，在春分这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等长，各为12小时。春分时节，即使北方也会进入明媚的春天。

民以食为天，农事活动尤为重要，因此有

了这样的俗语：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

一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

中华民族民风淳朴，南北风俗特色鲜明，春分时节，中国民间有妇孺争放风筝的风俗，民谚也有“吃了荠菜，百蔬不鲜”的说法。在岭南地区，春分有吃春菜的风俗，还有“春分到，蛋儿俏”的民间说法，传统习俗可谓花样繁多。春菜，顾名思义，是春天的蔬菜，是一种野苋菜，乡人称之为“春碧蒿”。

记得春分那天，老家人就会相约一起去采摘春菜，沉寂整个冬天的原野此时一下子热闹起来，寂寞的土地上有了季节的律动：既有古老习俗的仪式感，又有现代生活的气息。嫩绿的春菜细细的，约有巴掌那样长短，人们搜寻着，采摘那份欣喜和满足。采回的春菜与鱼片滚汤，名曰“春汤”。有顺口溜道：“春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真是寓意深远啊！美好的春分时节伴随着人们采摘的喜悦，圆满了春分习俗，那是一种虔诚的幸福

感。

节气也是一种赓续传承的文化载体，千百年延续下来，经久不衰，日久弥新。它既是一种情感弥慰，又是一种精神享受。如唐代刘长卿的《春分》：“日月阳阴两均天，玄鸟不辞桃花寒。”从今日竖鸡子，川上良人放纸鸢。便是对春分最完美的诠释。而北宋徐铉的《春分日》：“仲春初四日，春色正中分。绿野徘徊月，晴天断续云。燕飞犹个个，花落已纷纷。思妇高楼晚，歌声不可闻。”则是描写春分的另一首精美诗词。

春风和煦，万物蓬勃，二十四节气的智慧，由老人向我们娓娓道来，即使是凡夫俗子的我，也懂得了二十四节气的真正内涵。我将手中的画笔倾注了满腔热血衷肠，把所有能赋予春分、乃至春天的色彩全部涂抹在画纸上，并给予美好的想象。春分时节，我们应该珍惜，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感受春天的美好和大自然的魅力，让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节气都能给人带去温馨的感觉。

大海我的故乡

陈洁婷/文

3月10日，我去参加读书会，碰到作协的老屋老师。他告诉我，他正在翻修老家靠海的老房子，准备弄个海景房，可以当民宿，也可以偶尔自己居住，面朝大海，回忆过往。他说，老房子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他的童年回忆，割舍不了。经他那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我的老家：我的老家也在海边，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一阵阵的海风吹过来，滋养我整个年少轻狂的岁月。

我和老屋都是大海的儿女，我也曾写过一篇文章，怀念老家大海的夜景，非常温馨明艳。我家在海边，除了穿梭的船只来来往往以及闪烁的海灯夜景，我从没关注过海上的日出日落和明月星辰。我家在码头略微高处的石头房子里，底下没有诗意般的金灿灿的沙滩和一

望无际碧蓝的海面，只有昏黄混浊的海浪，以及带着腥味的、一阵又一阵湿漉漉的海风，还有一字排开停泊在码头的渔船。码头很脏很杂乱，有机械厂的铁锈味、渔船的柴油味，还有被海水卷上来的很多垃圾，因为那个年代，靠海的居民习惯把家里的垃圾倒进海里。

整个童年，我从没有好好欣赏过大海，没有感受过大海的雄壮、威武以及带给我的力量。我总是以为常，习惯了开窗就是大海，习惯了放眼就是海景，习惯了呼吸被大海润泽过的空气。从我家窗户放眼望去，不是一望无垠的海平面，海的那边是一座近在咫尺的、有居民居住的小岛，姑妈一家就居住在小岛上。偶尔有几次，我乘摆渡小船去对岸的她家探访，当小船驶出码头，看到此起彼伏的波浪和宽阔无际的海面，我总是感到莫名的恐慌和孤立无援。

我没有感受到大海的广阔风情，例如它的张扬和深邃，而是用眼睛紧紧盯着小船上的船板，急切地渴望靠近岸边，想踏入平稳安全的陆地。大海没有带给我美好的记忆，反而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我渴望安定、平稳、踏实，而大海却带给我惊悚、未知的感觉。当我平视大海，总会被它的翻腾震慑，尤其是台风季节，海浪呼啸而过，卷起来有三层楼那么高，靠近海边的风会变得特别狂放凶险，感觉我家的整座房子都在颤颤发抖。有一次，台风把家里的窗户全部刮破，海风席卷着暴雨在房间里肆虐，我们全家战战兢兢，只能蜷缩在一楼厨房的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海边的村民大多以捕鱼为生。上个世纪，每次出海就是一次生死未卜的搏斗和冒险，经常会有海难发生。大海给予我们丰富的物资，也带给我们伤痛和残

忍，父亲也曾是一名海员，在一次海难事故中捡了一条命回来，从此再也不肯出海，在陆地安稳度日。对船员来说，大海不是诗歌里的颂歌和赞叹，而是生死存亡和前途未知的风险。

许多年后，我们全家搬离了那座房舍，来到离大海几十公里远的城镇生活工作，后来老家的青壮年也改行换业，年轻一代也有另外的谋生出路，很多人陆续搬离了那个村子，只剩下零星的几户老人守着那一片海。

我也已有几年没去看那座老房子，那座一开窗就是海风入怀的房子，那座晚上可以看到闪烁船灯的房子。好长时间里，我的生活被工作和家庭的琐碎填满，我记不起大海，记不起曾经每天陪伴我、目送我归去来兮的大海。

大海，你还存在我的记忆中吗？